

隱遁的小角色

拉格：

敬愛的朋友，我要請您寬恕我，每一次因為我的行為和言語使您的慈悲仁愛的關懷受到打擊。我深信您真心愛我，才在背後比別人更加倍地誹謗我。我已經不再相信，我即使單獨活在這個既能獲得完全的安寧。我並不十分理會日常生活生活的艱辛。還故意任個人的名譽隨意腐臭，因以靈魂已經脫離軀殼而去，安頓在一處祕密的住處。

我要將我的行為精縮成最起碼的活動（唯一的活動），完全把瑣碎的生活丟棄。一個隱遁者定不會再理會友愛的孤獨者；把我遺忘去罷，否則我不能獲得完全的孤獨。我不再理睬您對

祕言。

遠離它。

亞茲別

假如您還要追問，這是我最後的幾句話：我恐懼死亡又卑視生命；渴望愛慾，却又因害怕而

「亞茲別！」拉格說：「今晚到那裡去呢？」

亞茲別站在一口窗的附近，他懷着困惑的神情注視拉格許久。

「晚餐前你不是先約定在晚飯後去看紅毛埤的月色嗎？」

「緣於那晚餐太令人失望了。」

「我們還有其他不去紅毛埤看月色以外的消遣嗎？」

「我想你的心不太急切要看那女孩子，假如你並不是我這樣想像的話，我們就到她的店去喝杯咖啡。」

「你不要以為那女孩子對我是那麼重要，我認為我和她的距離太遙遠了。但是她在燈下是太蒼白了，深厚的雪花膏，還有發散着玫瑰的香氣。」

拉格微笑起來，寬潤的額頭閃着一片一片位置不一的亮光，他完全繼承了他父親那種要成爲

一個事業家的頭顱，黝黑的臉孔上面，頭頂尖已經有脫髮的現象。他異常活潑、快活和爽朗。

亞茲別憂鬱地看着拉格；他望穿拉格那副晶潔的近視鏡片，探尋着那顆亮星的閃光。

「她太美麗了。」拉格說。

「她太瘦弱了。」亞茲別補充說。

亞茲別轉身望着窗外。那棵脫葉的乾樹被一片漆黑所圍繞着。亞茲別沒有想到天色這麼黑，他臉上顯示對這黑漆的夜色不好感。想像中今晚是有月光的。他在疑惑地思索，他記憶了昨夜那明亮的滿月，午夜的月亮被雲層遮掩埋沒了嗎？他貼近玻璃抬眼仰望一番，天上只有暗淡的薄明，尋不到月的踪跡；他想它在這窗框的空間以外的空間藏匿着。

亞茲別回轉身發現拉格在角落裡檢選唱片。（亞茲別是拉格邀請同住一起的客人。）亞茲別想解開同居的束縛獨自走出去，單獨去逛一圈市街。那種能預料到的令他厭煩的音樂，這時突破房間的靜寂，他於是轉動門把，却又被拉格叫住了：

「你不是去南國嗎？」

「我沒有主意。」

「還早呢。」

「我不知道。」

「這音樂播完我們一同出去。」

亞茲別停在門邊，他不能獨斷離開，就走到房子的中央。

「不如關掉那音樂現在走。」

亞茲別裝着一個深怕得罪了拉格的勉強笑容。

「這是月亮呀！」

「誰的月亮？」

「杜保西的。」

「我不懂。」

拉格對他笑着，表示他完全能够忍受不會對這種學問領會和探討的自暴的愚蠢。

「拉格！」

亞茲別認真地對着拉格說：

「原諒我！」

這樣頗使亞茲別的朋友感到異常詫驚。拉格一直在那激動、憂悽的蒼白臉上尋找解答；這種使他的朋友突然變化的主因，他意會到是房屋的不和諧和沉悶。有着心臟病的亞茲別一直顯得不快活和僵直。亞茲別一向過度的敏感。拉格終於以為他播的音樂會令亞茲別感到煩燥，就毅然把

電流扭斷。亞茲別自從說了原諒我之後就僵直在一張沙發旁倚立着，但音樂停止使他抬起頭來，他對拉格搖搖頭以示那音樂不全是觸犯了他的精神。

他像要哭泣似地說。他的眼光是想獲得對方的寬恕。「不是的，我感到悲悽呀！朋友。」

「爲什麼呢？」

「我可以說是因爲天氣漆黑的緣故嗎？我不知道那緣由是爲了什麼。」

「你剛才是想出去？」

蓬髮和蒼白的頭被眼皮牽動地點了一下。

「那麼我去問父親今晚是否還需要摩托車。」

拉格從剛才亞茲別扭轉門把的那個門出去。亞茲別聽到他下樓的脚步聲音，他開始在房間內緩慢懶散地踱着。那同樣的聲音走上來了，門被打開。

「我的父親今晚不用它了。」

之後，亞茲別挺直地坐在摩托車後座，像一座被急速載走而沒有感覺的塑像。勁風吹直了他那往後梳的蓬髮。

他們在市街打轉着，瀏覽沉重遲鈍的冬季市街，有時穿進深暗的市巷，就有三兩一羣的女人倚門望着他們瘋狂得如一股風過去。豪華閃耀的街道看來像遊樂園的世界。不久亞茲別就厭倦一

會見光亮一會兒淡暗的穿梭，和冷氣流像箭矢的迎刺。亞茲別的心緒就如閃電一樣不安寧，他把臉貼在拉格的背部想用聲音敲響他的脊骨神經：

「朋友，別老是在閃目的街道競馳呀！」

經過南檀橋後，右側的一排高大樹木擋去了街坊的污穢和嘈雜，並且感到郊外的氣流更像一條冰柱。車燈的亮光永遠在前面不斷地渲染着那條車道。亞茲別偶而抬頭瞻望天空，顯出憂悽痛苦的表情。天空似乎在另一個空間展着美好的晴朗，也許是屬於金星或其他幸福的星球所有，而他頂上的却像烟肉罩帽，亂雲俯得極低，跳躍就可伸手摸到。亞茲別漠漠地承受着自己的憂傷。拉格已屬於和斯庫打（那摩托車）同樣不理世態只顧前進了。

車漸漸慢下來，終於先於衛兵而發出言語：

「我們要到紅毛坪去經過這裡。」

「爲什麼不走其他的路呢？」

「這條路優美呀！」

「你不知道這裡是軍區嗎？」

「我甚至知道這裡過去是跑馬場。我也在另一個地方當兵，現在休假回來。」

「那麼你有證明你身份的證件嗎？」

「有的。」

亞茲別看到拉格掏出一個皮夾打開給那個衛兵看，之後那衛兵就讓開退到石柱旁去站好，微笑地把綠旗指向右方。軍區很寧靜。一會兒又在一條彎曲的窄道馳騁着。道路一旁是竹林，一旁是坟丘，芒草間夾插着扁平直豎的墓碑，有一座坟墓被人工修飾得很寬敞光潔美麗，漆黑的郊野看不清墓石的紅字，但無論如何都顯得荒涼和可怕。亞茲別正在幻想着有人躲在一處最黑的地方窺視着他。

彎曲的窄道和另一條柏油道會合後，就往上爬去。紅毛埤在幾株喬木的幹間，憂悽地縮在地下。平面下——一張扁平的長黑臉孔。

車棄於路旁，一盞路燈指向一條優雅的綠氈寬道。亞茲別和拉格就在湖岸道上走着。

「太黑了。」

拉格從湖那面轉頭來對亞茲別說。

「你要下到那伸進湖面的長島去走走嗎？」

「不！」

亞茲別堅決地說。

「沒有人願意選擇這種天氣來這裡散步。」

拉格以為是地說。

突然亞茲別停住，手放在拉格的肩，先望一回拉格再抖抖地說：

「我要請你答應我一個請求。」

「你知道我會答應的，只要你說出來。」

「今晚我想單獨地用那車。」

「那麼讓我回去聽月光曲。」

在回去的路上拉格問亞茲別：

「你想到那裡去？」

亞茲別羞慚似地輕輕回答他：

「同樣是去找尋月光。」

摩托車馳得比風快，越過冷流，因為拉格沒有絲毫懷疑亞茲別所要做的這件事。

亞茲別單獨地來到南國咖啡室，他把車停在門口走進去，他面對着那女孩子，他和她之間隔着一張高及胸部的紅色櫃台。亞茲別意識到眼前像一尊少女的半胸塑像；那女孩子穿一件淺紫高領的毛線衫，緊裹着頸和胸部，異常顯著地突出二隻頸下的橫胸骨和瘦小的乳房。長袖看不出她極細的手臂，很優雅自然地垂下。瘦長蒼白的臉孔顯得那簇後挽的頭髮又黑又蓬多，却結實得不

致垂散下來。屋內暗綠和淺紅的小亮光效果很好地變成水晶宮一角的幽暗和寧靜，那不重要的被視為增加氣氛的音樂，從尋不到的神祕角落傳來，寧可說像水波一樣搖蕩過來。種植在花盆土地上不會再長高的椰樹把暗影投給躲在裡面的人，使他們成爲不實在。亞茲別沒有笑容地注視眼前的少女塑像。首先她也一樣沉靜地注視他，可是不久她就感覺不安而搖動起來，她把眼睛移開又回來，看看亞茲別的癡神是不是已經改變了。亞茲別沒有動彈也不說話，只是聚精會神地凝視着她。亞茲別痛苦的眼光逐漸使她恐懼起來，嘴唇顫抖着，她怯怯地問他是不是要些飲料，亞茲別搖頭。她要哭泣起來了，這時亞茲別才把一隻手放在櫃台上，這引得她去注視這隻顫抖蒼白的手。亞茲別低沉痛苦的聲音這樣對那女孩子說：

「你能陪伴我一些時候嗎？」

「不能，我是被束縛的，我要照顧生意。」

亞茲別把那隻手緩緩地抽來，憂傷地轉身離去。

「喂！」她喚着他。

亞茲別回轉來。那女孩子問他：

「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

「爲什麼你要我那樣做？」

「我或許有點神經錯亂。」

「什麼時候開始？」

「一星期前。」

「一星期前是什麼時候？」

「妳說：『先生你是第一次來這裡嗎？』的時候。」

亞茲別又像剛進來的神情注視着她。

「你叫亞茲別嗎？」

「或許是，你記得比我更清楚。」

「爲什麼呢？」

「有時我不認識我自己，並且把名字忘記了。」

「亞茲別，不要那樣看我。」

「不容我用眼光佔有你嗎？」

那女孩子困惑起來。

「我傷害你是不是？」

「不是，但你的表情使我難過。」

「我還是離去的好。」

「等一等，亞茲別。」

「我不願浪費時間。」

「你不是要我陪伴你嗎？」

「我已經收回這冒昧的請求了。」

「我已經改變主意了。」

「我不願站在這裡，當有人走進來時誤認我爲男侍應生。」

「隨你要去那裡，我去向另一個女人告假一聲。」

那女孩子把櫃台的一面板掀起來，櫃台變成殘缺的二段，她走出來，亞茲別這時看到她穿一襲較深色的紫裙，高跟的黑皮鞋。她從邊門消失，出來時一個胖女人跟她出來，那胖女人一直惡意地審視着亞茲別。亞茲別領她走出來，一到外面那女孩子又折回去，再出來時她穿一件灰色的大衣。亞茲別發動馬達，一會兒就在市街消失了。

三

翌日亞茲別和拉格離開嘉義回軍營去了。昨夜和亞茲別同坐一輛摩托車出遊的南國咖啡室的女侍生心兒黃昏時照常去工作。心兒在那星期內收到一封亞茲別給她的信，不久在接近元月時她又接到亞茲別給她的一張優美的賀年卡。以後就沒有音訊消息了。

清明節前拉格回到嘉義他父親的別墅裡；他是退伍了。他到南國去找心兒，那女孩子的身上沒有高領的紫毛衫，櫃台後面的她穿着無領的淡黃春衣。她的胸前永遠是那種標誌：顯出她是極瘦弱的二隻突出的胸骨和細小的乳房。拉格是那種執拗的華美，那幅眼鏡增加了他的英俊斯文的氣派。他一走進去時頗使那女孩子驚訝，她朝着拉格的身後，好像知道後面還有一個人似地，可是那被期待的人沒有跟進來。

「嗨！心兒。」

「你退伍了，拉格！」

「我回來繼承我父親的事業。」

「你要一杯咖啡？」

「好的。」

那女孩因有點紊亂的心緒以致把咖啡濺在白瓷的盤子裡。她發出顫抖的聲音請他原諒，他說這沒有關係；咖啡不是榮湯給人喝飽的。那女孩子坐下來和他對着面。她沒有說話只是望着那戴

眼鏡十分漂亮的面孔。拉格清楚她的心境。許久她終於問起亞茲別的事。拉格說：

「亞茲別回到礁鎮去了，他的父親在一個月前去世，他們破產了。亞茲別很落魄頹喪。」

那女孩子靜靜地，眼睛含着淚。

「你要幫助他嗎？拉格。」

「我請求他到我的地方來，可是亞茲別的個性很怪僻，不容人的憐憫和幫助。」

「那晚我就知道他是這個樣的人。」

「亞茲別叫我回來就來看你。」

「他應該寫信給我。」

「亞茲別在他有生的日子都太不安寧了，他求你原諒他。」

「他太柔弱而需要人的援助。」

「可是亞茲別是高貴靈魂的不幸肉軀。」

「他準備去做什麼事業？」

「他不願吐露他要什麼，即使是他極好的朋友。」

拉格從上衣的口袋掏出一條手帕很輕柔地拭去心兒頰上的淚水。然後那女孩子站起來去照顧

其他的客人。

第二晚拉格再去南國。

「昨夜我不曾入眠，在思索着一件事。」

「你爲他憂傷並不能改善亞茲別的處境。」

「我們寫信去欺騙他——」

「他不會相信的。」

「只要他來了，他會原諒我。」

「或許我能這樣做。」

「拉格，我請求你爲了我一定要辦這件事。」

第三晚拉格去南國時，那女孩子問起亞茲別過去的一些事情。

「我和他認識是我去臺北讀書的時候，我與他同一科，他功課好，尤其喜愛寫詩。」

「他曾告訴我，他要做個詩人。」

那女孩子的淚水破壞了她完整的化粧。

第四晚拉格贈給心兒一個小藍盒的東西，她打開來看時頗爲驚訝。

「我不要你爲我耗費金錢，我們要做個極好的朋友才是。」

「這樣對我並非是耗費，也不傷友誼。」

那是個寶石胸針，拉格親自把它結在她的胸前，在左邊胸骨的下面，小乳房的上邊。

「有亞茲別的消息嗎？」

「今天郵差把信退回來了。」

「他不在礁鎮？」

「他或許已離開礁鎮他往。」

那女孩子倚在桌子沉思，淚水滴落在閃亮的胸針上，又因它的光滑而滑落了。

第五晚明月皎潔，拉格騎摩托車來南國。

「你真美，曾先生。」

「妳也是。」

「我總以為我沒有那種女性的肉感。」

「對妳來說，那種東西你是不必要的。」

「約女朋友出遊嗎？」

「到目前我還未結識其他的女人。」

「你或許要一杯咖啡。」

「當然，但是你願接受我的邀請嗎？到外面去兜風。」

那女孩子躊躇着，她心中想拒絕他，可是又抵抗不住要去呼吸新鮮的空氣。

「我得去和另一個女人說一聲。」

拉格坐下喝咖啡的時候，那女孩子去找一個代理她的人。

第六晚拉格和前一天晚上一樣來南國，心兒陪他坐在檯子上。拉格這樣對她說：

「明天是我父親的生日，妳能以我的好友的身份來招待一些朋友嗎？」

第七晚拉格和心兒在別墅的花園散步。他們又不由自主地談起亞茲別。

「亞茲別是太怪僻了。」

「別去思想亞茲別，讓他自己去承擔那份特殊的憂患。」

「無情的亞茲別給我的印象很深刻。」

「他或許已經忘掉了你和他的朋友。」

「會嗎？你是缺乏同情心罷？」

「我也時常想到他或想幫助他，可是目前他一點消息都沒有。」

「我不知不覺對我的工作顯得很懈怠，昨天老闆很客氣地提醒我。」

「你可以辭掉它。」

「我能到那裡去呢？」

「你願意到我家來嗎？」

「不！」

那女孩子堅決地說。

第八晚拉格去南國看她，並且贈給她一件禮物。

「這是我父親答謝你昨天的勤勞的一點微薄的意思。」

那是一隻金錶。

「我不能接受它，它太昂貴了。」

「這是一個慈愛的老人的意思。」

「拉格，我實在還不能忘懷亞茲別。」

「亞茲別即使知道也不會責怪你的。」

「你不怕他責怪你嗎？」

「他更不會了，他瞭解的。」

第九晚

「他寫信來了。」

「亞茲別親自嗎？」

「是的。」

「他說些什麼？」

「一首詩——」

別顫抖的低語：
那女孩子靜靜地坐在拉格的對面，聽着他用低沉的聲音念着亞茲別的詩，她聽來却像是亞茲

我心的世界

有一輪月光，

爲黑巾包裹

棄于一旁。

走進殘秋_↓的樹林，

自言自語地

成爲孤獨的角色。

我向自然模仿，

月色的曲子。

到了仲夏的夜晚，那別墅的樓上經常坐着一個安祥的女人，她靜靜地在聆聽那首散佈銀瀉般
實際上，那個叫亞茲別的男子在拉格回來之前已經就不存在了。

「如他詩中說的。」
「那是不可能改變的命運。」

四

扮成一隻山鳥；
只在山間盤旋，
為愛墮落犧牲。

再見，月光。
我的生命，
一片黑暗。

那女孩子從拉格手中拿到詩稿，她注意到那日期的錯誤，開始嗚咽啜泣着。

「你緣何顯得如此感動？」

「現在我知道了，最最不能去接觸那種孤獨憂鬱像亞茲別的男人。受他的一盼顧就得心碎崩裂。」

「你不能稍稍自制嗎？」

「從今起會的了，但願你也不談亞茲別。」

「亞茲別只是一個憂傷可憐的小角色。」